

赵宇共
著

中国上古文化人类学小说

炎黄



赵宇共 著

中 国 上 古 文 化 人 类 学 小 说

炎黄

作家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炎黄/赵宇共著. - 北京: 作家出版社, 2001. 5
ISBN 7-5063-2116-5

I. 炎… II. 赵… III. 长篇小说-中国-当代
IV. 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01) 第 021914 号

炎 黄

作者: 赵宇共

责任编辑: 袁 敏

装帧设计: 曹全弘

出版发行: 作家出版社

社址: 北京农展馆南里 10 号 邮码: 100026

电话传真: 86-10-65930756 (出版发行部)

86-10-65004079 (总编室)

E-mail: wrtspub@public.bta.net.cn

http://www.zuojiachubanshe.com

印刷: 京安印刷厂

开本: 880×1230 1/32

字数: 400 千

印张: 15

插页: 4

印数: 001-10000

版次: 2001 年 4 月第 1 版

印次: 2001 年 4 月第 1 次印刷

ISBN 7-5063-2116-5/I·2100

定价: 25.00 元



作家版图书, 版权所有, 侵权必究。
作家版图书, 印装错误可随时退换。



依华人胞胎落土之地为性命根的观念，宇共是古称长安今谓西安人。儿时唐皇城上玩土撒尿，少年时看半坡彩陶人面鱼总想摸摸尖底瓶。中学酷夏躲热碑林枕十三经青石午睡，文革后下乡在唐高宗武则天陵畔务农三年。喜新厌旧体制内自调动十二个工作单位，前后做过十五种职业，一九八八年北京大学首届作家班毕业后又不写小说，专攻人类学做民俗田野调查。历时四年访游华夏上古遗址，尽览甲骨汉简多学科相关文献，伏案三年方成此书。时下风尚惠实逐利，亲友指鼻直言宇共愚痴。惟深夜独望天空时，窃想或许有日月星云，能解我心意五味？

关于陶器的文章得与半坡氏族博物馆的张云周古强相识。他们送我已停刊的全套《史前研究》杂志及史前考古报告，并约我去半坡博物馆看那些未经展出的内部藏品。

穿过如蓝衫般严肃的几道铁门，当我置身于那些奇形异样的史前陶石骨玉角类器物之中时，恍恍惚惚似乎灵魂出窍，影影迷迷像幻觉像梦中隐混的记忆，心中涌动着什么，又雾雾地甚也不清亮。这是六千年前半坡先民居落遗址出土的器具，是他们实实在在使用过的物品，可为什么这样多我们无法确知含义的纹饰？无法解读的^{大量}刻符是什么意思？会做平底器的半坡人为什么非把陶瓶陶罐做成不易放置的平底？象牙骨针陶釜等可知用途，大量的器物和地面构筑以我仍今天的逻辑显然不能解释。这块土地上的生活过的先民们，他们的生活与今天的我仍有什么关系？

有十一件被称之为“平底船形器”的灰陶器，长约6厘米口径长约8厘米，平面呈椭圆形或圆角长方形，接近底部的周壁上有四或六

20×20=400

人民文学出版社稿纸

作者手迹

三河九湾八十寨，炎、熊、蚩、鼯、连荷鼯人，娶男、娶女，真抢、假抢，全不见日头，全在夜里。^①

今夜的月亮，怕太阳追上蒸干了血，急慌慌滑到西山边。山谷里那只母虎熟耳的一声吼，炎方抓轿杆的手惊然松开：母虎回窝，天要亮了，炎帝没来，到底没来，他不认我，是他的骨血……

后半夜，是一天中最凉润的时刻。脚下的土石路白天毒晒，深夜还散不透热，此刻踏上去，温热糊的。身旁一走一颤，竹抬轿咯吱响，轿前轿后，兴冲冲走着手握骨矛、背搭桑弓、腰插石斧的族兄弟。口干噪涩满身臭汗，族兄弟们却走得风快。

喇！抢女人迎娶不是头一回，没过今夜的顺溜。虽说两亲族心里有数，不真动斧矛伤皮肉，可挨女族人乱拳，鼻破见血总免不了。喇！女族人只吆喝几声扎样势，待炎方的胞妹芥女，在蛙女屋前一声咳嗽，蛙女盖披袂蓑衣自己出屋，甩了兜脚的绿莲叶，自己钻轿子。这，哪像是抢？白去了几条硬肉汉咯！

两根胳膊粗的长杉木杆，中间藤绑竹方框架，蒲草软席四面遮严实。新娘头不见天，脚不沾地，身子更不能碰一路上的树枝草叶。黑夜，遍处都有野鬼魂游荡。树杆上、枯木上、石尖上、花草

^① 此时正处在龙山文化时期，走婚仍延续，但开始有娶亲仪式，不过男女均可互娶，并非如后世只能男娶女，女往男家居。

叶上，一沾染皮肉，鬼魂会附身，顺女尿钻入肚子内。

绕着黄河鼋龙湾爬磨石坡，翻上鲮鱼梁子。蒙蒙辉辉的月光下，被晒得只显一带细流的黄河，白亮亮跳进眼。沉沉夜黑，砉然撕裂，黄河像一道闪电，雷声滚过后亮光浮固在远处。炎方眯着眼，兮兮，憋闷，是魔在了梦里？

竹轿抬上了山顶，硬一冬和鲮鱼滑肩落轿，就势躺在了地上。七羊靠树，榆枕石，众人四肢贴地，咧嘴大喘气。芥女揭轿帘露缝，说了句话。

炎方四下瞅，通往山下踩得发白的路上没人影。怪！父公说好的、说好的，硬没人接？硬没人接？

闷，热，人一住脚，汗水黏黏地涌。

现在又是雌虎月了。达去年雌虎月太阳喷火，雄牛月、雌犬月、雄猪月、雌鹿月、雄蛇月、雌兔月、雄龙月、雌羊月、雄鸡月，太阳飞个来回又到雌虎月。天，没落一滴雨，没落一片雪，没雾没霜没露水，没个潮气气。

四周齐腰深的溪河断了水，十多个寨子的池沼见泥底。六乌泽、鲮鱼泽、荷子泽、鼋龙泽淤干了。老龙泉、蛤蟆泉、三眼泉、野猪泉死了。寨内寨外，常走人的路上虚土掩脚面。大片大片的竹、柿树、柳、鹅耳枥、桦、栎、胡桃林枯死。一坡坡草地，蔫黄萎干。渴死的、饿死的、晒死的黄毛猴、竹鼠、狸、麋、短尾兔、羚、貉、野猪，马上被豺、雕吸血吃肉。太阳地里，散乱着干硬发白的骨架子。地土干得裂缝、张嘴，似乎喘气、快渴死了。

只有三河九湾有绿色！

泽浅了，还有水，河细了，还在流。于是西边的东边的北边的南边的，鸟禽鸭雁来下蛋找食，大兽小兽来喝水捕吃，远族异寨的人也来逃旱劫。炎族人河鱼、山猎、林中采果、河滩烧荒点栗子，常见穿戴怪异的外方人。一问姓氏族灵，竟还是老婚老兄妹。嘴说是一根肠子拱出来，可口音听着怪，穿戴差着样，胸上纹刻的神灵不同形，黄眼狼一样盯着你，一个得防一个，石斧长矛，片刻不敢

离身呷。

外来了这多的乱族，三河九湾的老族老寨，谁不心里犯搅？是谁冲撞了大天神呵？把天上的水吸干，又吸地上的水，吸干活物的血，生生要把人旱死喀？

三河九湾八十寨的族老们求炎帝，炎帝榆罔两祭求雨。晒死了老巫珍，大祝火婆抱着祈雨石投了黄河去求神。唉，没显灵，天仍没一滴雨。

炎族议定，今天，要第三次举大祭。为这次祭鱼蛙神求雨，已经准备了两多月。帝榆罔和族巫族老商定，让炎方天亮前娶回蛙族的女，天亮后日露头时，方和蛙女，在寨后的赤山顶行媒雨祭。样样都是说好的，蛙女和炎方是神尸，按惯例炎帝必来接神尸，可这时辰，天快亮了，没见人影影。

炎方久久盯着山路，月光清亮，路是空的。

硬一冬巴掌抹汗环视一周，观察炎方的脸色，闷声发躁道：“等！不走了，看他不来？哼！”

鲮鲤一声不敢出，看看炎方，看看硬一冬，看看芥女，心里虚麻麻发贼。

鲮鲤是炎寨大巫盼的儿子，知道父公盼明里不敢对抗炎帝榆罔，可对炎帝让炎方娶蛙女行交合祭，暗中拉人使反劲。前几天，父盼找大火婆、老火婆，还把小巫彭找到家公房说到后半夜。现在蛙女抬到了山顶上，炎帝不来接，族中也无人迎，鲮鲤心亮了，是父公盼，在坏炎方的事。唉！炎方老实又可怜，自己的父公几次坏方，可方不知，方受暗伤，窝心坎。

硬一冬见无人应声，抓了根指头粗的树棍咔吧吧折断，道：“方哥，没人来接，我，不回寨，哼！不接神尸？还有这事……”

炎方瞪了硬一冬一眼，眯眼眺望东方。东边天空蒙黑乌乌，阳婆露脸还有一程路，歇一阵，再回寨来得及。可有甚好等的？父公是帝，牙都磨秃了根根，是娃，要？能忘了？拖到这时？

“走喀！”紧绷脸的炎方火凶凶吼，不管众兄弟们正落汗歇气，

独自径往坡下走去。

“方哥！方哥……”硬一冬失声招手喊，又猛禁口。半夜娶亲，是不许惊惊乍乍喊出声的。黑夜林子毛鬼多，鬼划个圈，人就会打转，死也走不出去。

“咕嘎嘎嘎嘎吱哇……吱哇……吱哇……”山脊的黑松林里，阴森森像是鸛鹑子叫，夹杂着吸血蝙蝠的吱哇声。

半夜鸛鹑叫，人死殃鬼笑！众人一惊，起身的躺着的扶轿的，全闭气不敢动：耳听、眼瞅、心颤、浑身绷紧劲，准备着一听响动猛撒腿。

炎方伸手抓住后腰的石斧柄，缓缓后退，护挡住轿门子。

“煞……吱哇、吱哇……嘎嘎嘎嘎嘎……”鸛鹑、吸血蝙、还有鹭鹭子的怪叫声？鹭鹭子，水翘翘，怎会飞上山？大凶、大凶，众人慌慌不安，缩头闭眼蹲伏下身子。

抬轿后杆的鲚鲚，拨开七羊，凑到炎方身后，嘴搭搭在方耳旁：“哥，邪性，得破一破，不破，怕要冒横岔！”

炎方沉吟，盯着黑松林，压低声道：“没带公鸡，没跟狗，出不了血，破，用甚？”^①

“用……用火呀！”硬一冬从轿杆下钻过来，他知道鲚鲚对方说什么，“甚鬼不惧火？鲚鲚会念咒，火一燎，逼不走它？毡硬！”

鲚鲚是大巫盼的儿子，生就的胎巫身，应该能施灵验咒的。

三人思忖间，竹轿屋的草遮帘顶开，伸出一只手来。轿内的蛙女不敢露脸不敢出声，紧摇晃着弯尖的半截牛角。

一直紧挨轿门的芥女拿牛角交方，炎方接过牛角贴了贴额头，胶质的牛角筒上钻了洞眼，穿着藤拉条子，久用草绒生火，牛角已熏黑了。

硬一冬道：“我揉火绒子。”鲚鲚道：“我扎火束。”俩人就势蹲地，伸手在丛棵间抓扯枯枝苔草。榆和七羊顺手捞起了石块，四下

① 上古人在遇到怪异少见的凶禽恶兽时，往往要杀鸡狗以血破邪避灾。

张望，准备着应付突来的袭击。

炎方接过硬一冬揉成絮条的火绒子，小心地虚按在牛角的洞眼周围。两腿膝盖夹紧牛角，两手伸展藤条，深吸口气，手绷硬使劲，一来一往拽拉着磨擦发火。在蛙女屋过夜时，炎方见蛙女使过这个，比竹木取火快多了，一口气就拉冒烟，嘴凑近引绒吹气就跳火。可这阵子，炎方头上冒汗，就是不起烟。

鲚鲚接过了牛角，拉扯一阵也不行，被硬一冬夺过去。硬一冬眼球暴突，张嘴喘气，一劲猛拉，仍没动烟。榆和七羊抢牛角，方抓过了牛角。方朝手心啐了一口，正要拉拽，蛙女细长的胳膊伸了出来。芥女明白蛙女心意，忙伸巴掌摇晃，方将牛角按到芥手上，芥贴贴额头才将牛角给蛙女，草帘子合上了。

轿屋里哧哧啦啦，磨擦声愈连愈快。哈！草遮帘顶开，冒着细烟的绒絮团递了出来。方忙捧接绒团子，虚合掌捂着，嘴凑近绒团长长一口气，悠住劲儿吹着吹着，火星殷红了，蔓延着一圈圈红亮，变大变大，灿一闪，跳出了火苗苗。

鲚鲚伸过枯毛草束引火，火束噼吧爆响迸火星。鲚鲚左手举火，右手直向上五指伸天，他围着蛙女的轿子正转三圈，倒转了三圈。

众人都悄无声地围拢过来，黑暗中一双双眼仁映闪火亮。第一束火把燃尽欲灭，鲚鲚抓过另一束火把引燃。他嘴猛送气，用劲咬念咒码子：“鬼！归！火！唯！鬼！归……”

火把由下渐上从左到右，朝东燎划个圆圈，朝北燎划个圆圈，朝西燎划个圆圈，朝南鹧鸪子叫过的黑松林子，连划三个圆圈。火把已燃过大半，朝南投去，地上跳溅起麻乱的红火星，一明一暗闪烁，殷红透亮的火星子眨动眨动，渐渐黑灭了。

头顶上，树叶枝杈摩擦簌簌微响，有风，地面滚动枯叶嘶嘶啦啦。林子里的鹧鸪子，却一声也不叫了。众人松了口气，知道四周浮游的野鬼被火迫退，咒魔显效了。

快走，天色泛白，天一亮，就走不成啦！

炎方两手交合一弯一开，朝兄弟们打了个快上路的手势。谁现在也不敢发出声响，纷纷抓起骨矛桑弓，硬一冬和鲮鲤搭杆起轿，芥女紧护轿门，快，赶天亮前，要进寨子。

月亮地，熟路，一惊一吓后汉子们脚步飞快。就要穿过黑松林了，炎方隐约听见鼍龙湾闷闷的激水声。嗓子眼涩涩燥火，快到水边，喝个胀肚！

炎方抬手甩了把汗，他的手在半空停固没落下，兀地止步，身后的轿子猛一顿上下颤晃。族兄弟们紧张，注视方的手势。炎方侧耳、屏气，搜寻着刚才飘入耳中的一丝声响……

抬后轿杆的鲮鲤心喜欲喊，是炎帝来接咱们啦，可未等喊出口，奇异的竹梆声传入耳中，一怔，他木木地呆住。

“……咣……咣咣……河大神……上祭喽……咣咣……”

是竹梆驱邪的咣声，敲梆人像荷鼍族口音。咣声消散隔了片刻，又敲响竹梆，又传来了人的吆喝声。人喊声愈近了，是、是顺着黄河向鼍龙湾这边走来，“……河大神……上祭喽……咣，咣咣咣……”

炎方举在半空的手朝后摆晃，身后的兄弟们轻轻后退，轿抬子拐弯，躲进松树林子，钻入蒿草丛里。

炎族的禁忌，娶亲轿子是不能让外族人看见的。现在，只有躲一躲了。把他的，邪性，怎会遇上这事？

2

太阳撕破黑夜，又开始一天的蒸晒。

“……咣咣……咣咣咣！”桃木棍敲击扁竹筒，爆出脆亮的梆

响。披头散发、头后翘羽、胸绘鼋龙的荷族汉，闷闷的吼声在谷涧中回鸣滚荡。

鼋龙湾是这一段黄河水最深的湾子，仿若神斧天落，黄土厚塬直直劈开。两岸高崖悬立夹水，河依山势曲折回，形成水深藏鼋龙的大湾潭。如今连旱两年，黄河水浅到去年的一半，河两岸露出大片的土滩地。

一左一右两个敲梆引路的荷族人走过，两位胸乳间绘赤荷花的女人，头顶红陶大盆缓缓前行。身刺鼋龙的两位老巫婆手拿绿柳枝，柳枝在红陶盆内蘸了狗血，边走边向前抡弧圆挥洒去。只有狗血净路，祭神的圣物才能洁净地通过。

紧接着是族人抬着额头点彩身披红麻的圣羊，脖颈系骨环串、耳扎束蓍草的圣豕，耸起九叉角、角挂贝串的黄梅鹿。三男三女拉手成环，护围着族灵木雕鼋龙柱稳稳缓行。族灵柱后又是三人成排，一人头顶盛着大红鲤的木盘，一人头顶盛着来麦和粟的蓍草盘，一人头顶盛着香米酒的黑陶瓮，踏着梆声，在河滩上缓缓移动，沙土地上踩出一串新脚印。

鼋龙族的大荷伯，双手抱着黑润润的祈雨石独人独行。祈雨石神力太大，他的前后左右十弓之内，无人敢靠近。十弓之外走着三位旗人，双手擎举着三族的标志，鼋龙旗、荷花旗、锦雉旗。

在抱石的大荷伯之后，应该是三苗大族长蚩尤的位置，却空着，只有六位蚩族人举着飞蚁旗、灵犬旗、黄鼬旗、獾狸旗、鹞鹞旗、飞狐旗，鱼贯随行，他们不时东张西望，神色焦灼不安像在找甚物。

三河九湾八十寨连年遭旱，种粟植来麦的炎帝榆罔先求雨，连祭两番神不显灵。牧牛猎马吃兽肉的轩辕氏、有熊氏也献祭求雨，神也不睁眼不降雨水咯。

久居河边的荷鼋人要动大祭求雨了。

大荷伯的儿子鼋，遵祖规要沿黄河逆源上昆仑天，到天上求大河神赐雨救人。

昊帝昨日亲赴荷寨，在大公房祭了黑灵石，灵石上滴了昊帝的血。如今，求雨成了三湾族寨间较劲比试的竞赛，谁族的神灵求来了雨，自然会使三湾八十寨的族氏敬畏拜服的。

三苗九黎的酋大蚩尤，是求着逼着昊帝，昊帝才应允让蚩尤与荷鼃共祭求雨的。

三河的族人都知晓，蚩尤的灵神是蚁是犬，酋大虽有铜刀铜钺，人凶力蛮，求雨他却差法力。昊帝是怕蚩尤又侵扰夷人的族寨，才应承他的。但此刻，大荷伯抬头望，阳婆飞过鼃龙山的黑松林了，祭祠的圣物灵柱旌旗已在河滩上布妥了阵式。蚩尤那边，只是几个打旗的，蚩尤和他的儿子都未到。呔！呔！不恭，不敬，心轻神灵，神怎会应感降雨呢，欸……

唉唉！荷伯叹了口气，扫了身旁的大巫虹一眼。巫虹凑近荷伯耳边：“族大，快唤人去请蚩尤，你看日头，神不可欺呀！”

大荷伯走到率领蚩族旗人的蚩族小巫卵跟前，尚未开口，卵忙哈腰道：“大荷伯，蚩帝亲嘴喊他要来的，石硬的话，要来的……”荷伯转过身子，空荡荡的河滩湾向远处，几个白色小点微动，是鹭鸶在浅水中迈腿找鱼。

离河水六庹远，堆土齐腰高，光圆的河卵石垒堆一圈，筑起了圆形祭坛。坛面铺一层雪白的烧石灰，荷鼃族族灵神柱，矗立在坛中心。三面族号旌旗，环坛耸立随风啪啪卷响，两堆干柴架起一人多高。圣羊、圣豕、圣鹿、木盘红鲤、簪盘麦粟、黑瓮米酒，和两位火婆娑怀抱的阴火陶罐，沿河摆了一排。

大荷伯的儿子，荷鼃族公认心诚、话实、扎一刀也不缩脖的荷鼃，已被族老们选为祭河神尸。他头顶荷叶帽，身披雉羽翅，脖、膊、腰、脚腕上套着骨串，双膝没水，面河而跪。

环绕祭坛的河滩上，跪着荷鼃三族四百多名全齿人。他们不时抬头看看祭坛神柱日影的长短，等着日正，开始大祭祷。

光膀的汉子们已压抑不住兴奋，焦灼地期盼着大神能挑选自己做神尸。哦，能随鼃一起上天，就能看见大河神啦！各位神灵，各

位族先，就在天上，从小就听他们的故事，长大后又天天向他们祈祷保佑，现在，要亲眼看见他们了……

阳光火灼，浑身涌汗，汗珠从下巴不停滴落，汉子们面前的沙土地面溅出一个个湿黑的小坑洞。

蚩尤仍未到，小巫卵已急不可耐跑去接人了。六个打旗的蚩人孤单单站远处向河滩张望，他们互相交换眼色，惊恐又纳闷：若不是族寨遭了大事，蚩帝，怎会不到呢？

三杆荷族旗旗嘣啪风响。祭坛中央的灵柱日影越来越短。族灵柱的白桦木杆用公鸡血染红，柱身雕一条盘曲昂首的鼉龙，仰视着柱顶的开瓣荷花。

炽烈的太阳晒得大地蔫寂寂的，黄河水无力地缓缓流淌。水面不见先前鱼儿惊跳的水花，中午时分，连常见的白翅水鸟也不知飞到哪儿躲阴凉。河对岸，剥了皮的一片榆树，枯干的树身白骨般扎眼窝。

鼉龙荷花柱的影子缓缓东移、缩短、缩短，离影正只剩一瘦楔了。依荷鼉族规，祭大河神必在日正前开始，可大荷伯……

族人的眼光注视大荷伯。齿已半秃的大荷伯，左脚踏上了祭坛的石台，右脚踩地抬不起来。他偏脸眯眼，寻视河湾，希望蚩尤帝能赶上日正，赶上大祭。蚩尤不好惹，来三河没几年，已经扩了十五寨。他有神赐的铜刀黄钺，惹恼了他，给荷鼉寨惹血灾……

跪在水中的荷鼉，看着水面自己的影子与地画的十字纹归合了。他直立转身，两手上举，十指伸天，一步步走近老荷伯。鼉深为父亲荷伯的软弱好欺而恼怒。蚩尤算个甚？为甚应允他祭拜大河神？还说要他的儿子一道上天求神赐雨，日婆都正了，没个人影，哄鬼哦？

在柱影归正的一霎，他踏上石台，前胸一顶父亲的后背，老荷伯不由自主地踏上了祭坛。荷伯回头，儿子鼉双眼怒凶：等甚？蚩尤能大过天去？！

老荷伯心定了。他绕坛走一圈，站住。一手扶族灵柱，一手伸

向了半空，猛爆出一声喊：“喏！我昊氏……鼋龙大荷伯……开祭……大河神喽……”

顿时，河滩上几百名汉和女，从胸腔迸出轰轰的呐喊：

“唔……大河神……来哟……大……河……神……来……哟……大……河……神……来哟……唔……”

众人齐吼的回音未散，族人尖声的、闷叫的、嗷啸的、带哨的、短促的、顿颤的、拖腔的、惊叹的，嘴中嗷嗷嗷嗷唔唔唔唔地喧叫呼唤：“唔……唔……唔……唔……唔……唔……唔……唔……”

鼋，双手从大巫虹头顶捧过黑润的乞雨石，高举过头，登上了祭坛。

乞雨石贴额门，乞雨石贴鼻尖，乞雨石贴前胸，双腿一跪，鼋将灵石放在了族灵柱前。他双手前伸向空，十指散开，手臂慢慢落下，俯身前扑，五体贴地，向乞雨灵石稽首叩拜。

大荷伯面朝黄河道一声：“起……呷……”

鼋缓缓抬头、直腰。他的下身仍膝地跪着，双膝一下一下挪动，下了祭坛跪行到河边上。

看着鼋双膝浸入水中，祭坛上的大荷伯一手扶族灵柱，一手按乞雨石，念起了荷鼋人舌尖发音的乞雨咒：

“奉若天，嗟！水聚天，嗟！鼋龙祖，嗟！播五云，嗟！大河神，嗟！降雨霖，嗟！驱旱魃，嗟！显威灵，嗟！”

跪在浅水中的鼋，两臂平伸向前，他弯腰低头，吸了一口水，仰头，嘴中漱动，吞饮下这口圣水。他缓缓滑入水里，漂到河中心，上身起跳一纵，猛沉入水中。河面溅起的涟漪，扩展放大着慢慢消散。河滩上众人紧盯河面，平静过久的水面令人屏住呼吸忐忑不安。

大荷伯扶灵柱的手微微颤抖，他的嘴唇蠕动，默念着避邪咒语。猛一下鼋的头顶出了水面，河滩上众人一声唤：“喏……”

荷伯松缓地吐了口气，哦，大河神已经接纳了她的子孙鼋。

鼋眯眼微笑，轻松地踩水，胸膛露出水面，两臂向上，十指朝

天叉伸。

大荷伯朝着鼃大声念诵：“生养荷鼃人的大河神哇……”

鼃心中跟着默念：“生养荷鼃人的大河神哇”，鼃的身子一耸一沉，又没入水中，将大荷伯的话，传给大河神。

待荷鼃从水中探出头来，大荷伯又道：“你的子孙们，求神快显灵……”

鼃又默念荷伯的话，沉水，将第二句话告知大河神。鼃将大荷伯祈祷求雨的喝求一句一句送到水底。大荷伯祷毕，松开族灵柱和乞雨石，面河，双臂伸天。鼃蹀水到了河边，阳光下，一身水注淌流的鼃，笑着走近祭坛。

鼃一登坛，双手捧起乞雨灵石顶在头上。荷伯忙下跪，先向大河神尸鼃三拜，然后面朝神尸后退，一步步退下祭坛。大荷伯绕坛一圈，面河站定，双手伸向头顶拍掌三下。站在祭献圣物旁的荷族大巫虹，拖长声喊：“给大河神……献、祭、喽……”

两男两女四名年轻荷鼃人，双杆抬着圣羊，两男两女四名中年荷鼃人，抬着圣豕，两男两女四位老荷鼃人，抬着圣鹿，走向河边，站定。

大巫虹又一声唤：“大……河……神……享……祭……喽……”

圣物前抬的一男一女跪下，抬后杆的一男一女缓缓将杆举起，圣羊圣豕圣鹿滑进河中，水花迸溅。绑了重石的圣物挣扎着嗷叫，随即先后沉入了水中。河滩上的族人赶紧伏身，额头贴地深拜不敢睁眼。

大荷伯转身，肃立在一人多高的柴堆前，拍了三声掌。大巫虹揭开老火婆捧着的灰陶火种罐，轻吹口气，阴燃的硬柴炭块冒烟殷红。巫虹从自己胸挂的鱼皮袋中抽出束蓍草，插入罐中，吹一口长气，蓍草束扑焰了。巫虹将火束举在大荷伯面前，大荷伯急念句咒语，朝火束送口气，扯声呐喊：“燎……”

巫虹速将火束分二，插入虚架的干柴缝间。两堆干透的枯枝柴架噼啪爆响，顷刻间柴堆火光熊熊，热焰冲空。圣鲤、麦粟分别投

入火中，一股股黑烟腾空飞升。河滩上的族人，又一次面向火堆贴地叩头。

柴堆燃尽熄焰了，大荷伯朝族人三击掌。哈！族人噉一声欢喧，跳跃起来。年嫩的汉子们抢着奔向河边，耸腿伸手扎好了跳水的姿势，脚却不敢沾河水。他们等待着，等待接受大河神的挑选。族男族女们也纷纷向河边上挤，争看着谁家的娃子，能被神选上做尸人。

河岸上的人焦心急眼，看着大巫虹手伸进鱼皮袋掏甚，突然，远聚在崖根下的蚩族打旗人喊叫：“来喽！蚩尤帝来啦！”

大荷伯一惊，远望，河滩转弯处几个小人影晃动着慢慢靠近。身旁的蚩族举旗人呐喊，却又停住。大荷伯已认出最前头跑着的是蚩族小巫卵，后边三个不认识，但不像是蚩尤帝。蚩尤帝是披角蒙皮，腰间插铜刀的。

大荷伯朝巫虹点点头，巫虹忙向小巫珍耳语：“快，拦住蚩族人，不许冲了祭！”小巫珍一招手，几位带矛背弓的汉子跑去迎阻蚩人。

上百名荷鼃汉子沿河排开一溜，一个个扭偏头注视着大巫虹。巫虹从鱼皮袋中摸出两颗鸡卵大的黑圆石球，一手一个，托展在大荷伯面前。大荷伯朝左手石球吹气，念咒语，朝右手石球吹口气，也念了咒。

大巫虹手握石球登上了祭坛，面河站立。大荷伯拖长声喊：“大……河……神……验……喽……”

喊声落音的时候，大巫虹两颗石子已飞向河面。众汉子眼盯着石子在河面划落跳起水花，一声啸哨，跃起身头朝下扎入水中。黄河水面白花花溅跳，水底摸石的汉子猛冲出头，长吸口气又潜入水中。

有人惊喜狂叫，哇！鼃族的扁扁，蒲族的大鲤，高举着石球踩水，俩人一颠一颠地靠近河岸。

滩岸上的族人忙闪开通道，谁也不敢靠近扁扁和大鲤。族人一